

李平书 等著

李平书七十自叙
藕初五十自述
王晓籁述录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

上海滩与上海人

李平书七十自叙

李平书 著 方尔同标点

穆藕初五十自述

穆藕初 著 陈正书标点

王晓籁述录

王晓籁 著 陈正书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滩与上海人

李平书七十自叙 藕初五十自述 王晓籁述录

李平书 穆藕初 王晓籁 著

方尔同 陈正书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枫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插页2 印张5.75 字数124,000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5,000

ISBN 7-5325-0676-2

I·402 定价： 2.90元

出版说明

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，到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会；从萑荻萧萧的渔歌晚唱，到声光化电的频率节奏；中间是一百数十年。上海滩与上海人所经历的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，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锁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缩影。一百数十年中，固然有昏暗，有耻辱，有血污；然而也有觉醒，有进步，有奋争，有冲破重重阴霾的晨光。当着一个新的、本质不同的开放时期来到时，回望一下这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历史窗口，从过往的经历中，可以引起反思，进一步获得新时代的借鉴。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，目的在此。

《上海滩与上海人》，精选记叙旧上海风情、人物的笔记，分辑出版。上起1840年，下迄1949年，上海滩十里洋场中的形形色色，举凡方言民俗、城建市政、通商贸易、游艺百戏，乃至各国旗色、巨公名园、趣闻轶事，都可以从中找到踪迹，回溯原委。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等，从颐指气使的洋大人，到创业救国的实业家；从热血沸腾的志士仁人，到茶楼酒肆的帮闲清客；乃至名士优倡、里巷细民，也都借着作者通俗易懂、妙趣横生的笔锋，各登其位，各展其长。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旧上海史，也许它不如教科书系统连贯，然而却有着教科书无可比拟的活泼泼的实感与情趣。

芜言既毕，正书登场。另具编例，以备参阅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

编 例

一、本丛书第一辑所收各书，均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庋藏稀见刊本、钞本及手稿；由郑祖安、陈正书两同志编选。

二、本丛书以十册为一辑，每册收书一至四种，原则上以类相从，藉便赏阅。

三、各书均加新式标点。凡存有二种以上刊本者，选取最佳者为底本，间参他本，以正误脱；孤本独传者，若逢疑义，亦酌参他书，以定去取。

四、各书语言浅白，一般不须注释，个别非注难明其义处，则由整理者酌加简明注释，以便读者。

五、各书来源不一，原本版式芜杂，今尽可能依常例划一，俾清眉目。

六、本丛书拟再出数辑，读者中如藏有性质相近的刊本、钞本、手稿，欢迎提供，当陆续补入。

李平书七十一自叙

题 记

早期上海闻人李平书(1854—1927)，原名安曾，字平书，三十岁后改名钟珏，号瑟斋，六十后别号且顽，祖籍苏州，高祖李璇采于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迁居上海，住县城西门内；九十年代，曾祖李春江又迁居宝山高桥镇(今上海市川沙县)。

李平书十四岁丧父，进花行、豆麦行当学徒。十六岁在伯父李建山帮助下入私塾读书，1873年考入龙门书院，后以优贡入仕。1878年，举家迁居上海县城。上海得风气之先，西学盛行，他广泛阅读《瀛环志略》、《海国图志》等介绍西学的书刊，开阔了眼界。1883年前后，任职于《字林沪报》，日著时论一篇，同时还参与了筹创“华界”自来水厂的活动。(所谓“华界”，也是上海有了租界以后的特有名词，意即除了租界以外的上海区域。此处指今上海市南市区。)

1887年，他应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邀请，游历新加坡。在这个英国殖民地，他看到了繁盛的国际贸易、发达的国际金融机构、大农场以及新兴的近代化大都市；同时，也看到了殖民统治下，土著人民的贫困和被拐卖到这里的华工(“猪仔”)的悲惨生活。这一切，更增强了他维新改良、自强救国的决心。

1893—1899年间，他先后署广东陆丰、新宁、遂溪等县知县缺。其间，推行办学、清厘、杜绝械斗、严禁赌娼等社会改良活动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遂溪任内，支持民众反对法殖民主义者侵占广州湾的斗争，竟被革职，但也因而受到当地百姓

尊敬。

李平书之被革职，却成了他步入人生最光辉年华的起点。他在外敌面前表现了刚正气节，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表现了处理外交事务的才能，这些都引起了一些力图自强的洋务大吏对他的赏识。1900年，张之洞召他入幕。翌年，任命他为陆军武备学堂提调。他规划扩建校舍，经常与学兵共起居、同就餐，亲临操练，先后两年，成绩斐然，深得张之洞赞赏。1903年，就任江南机器制造局提调，又兼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、轮船招商局以及江苏铁路公司董事等职。1903至1911年间，他在上海主持一系列社会改良活动，如创立医学会、筹办中西女子医学堂、南市上海医院、开办华成保险公司、昆新垦牧公司、投资于华兴面粉厂等近代工业，并主持内地自来水厂、闸北水电公司；竭力扶持民族工商业，如尽力把水、电二厂的机械修配业务承包给大隆机器厂、求新造船机器厂等民族资本的工厂，积极倡导主持国货陈列所，从而成为近代上海维新活动中的一员主将。1905年，他担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总董，致力于上海地方自治活动。

李平书之所以能从清王朝的一个地方官吏，转化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的主将，不仅在于他早年在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，还在于他能够“审察情势，以为进止”，即能够顺乎时代进步的潮流。正由于这样，1911年他经沈绶云介绍，结识同盟会东南支部负责人陈英士以后，很快站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。武昌起义后，他参与了上海起义的筹划、组织。十一月三日举义，陈英士率部进攻制造局被拘，李平书闻讯赴局营救。上海光复，李平书出任民政总长，不久，又兼任江苏民政司长，他继续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阵营中，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二次革命。失

败后被迫流亡日本，到1916年才返回上海。这以后，他继续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进行过抗争。但年事已高，他后期的活动渐趋消沉。然而，直至离开人世，他总还希望看到中国能够政治昌明、繁荣富强起来。

本书原名《且顽七十岁自叙》，是李平书留下的可贵历史资料。它展示了清末上海中西文化冲汇的历史进程；展示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西学影响下，不断分化，其中一部份先进人物转向革命营垒的历史过程。

李平书在《自叙》的序言中说，《自叙》中有二件事在他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其一，是对他在辛亥上海举义过程中的活动作了如实记载，这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，如辛亥举义前他在上海参加并领导过上海的自治活动，他与陈英士认识交往的过程，商讨上海举义的秘密活动，对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宣传策反的活动，营救陈英士的活动等等，更重要的是他由于“当时报纸所载传闻，容有失实，不得不叙其始末，以明真相”。他要纠正的“失实”，在于辛亥以后各种政治力量出于某种需要，在报纸上对他的活动，特别是他与陈英士关系上妄加评论。这一点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者来说，确实是很有价值的提示。我们之所以把《自叙》收入《上海滩与上海人》献给读者，当然不只是因为它记述了辛亥革命在上海的重要史料，更应当重视的是李平书作为近代上海闻人，他的不少活动，与上海，特别是与上海的南市、闸北等地区的近代化进程紧密相关。从《自叙》中可以看到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车等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上海“华界”产生、发展的历史过程；看到上海人接受西医、西药，特别是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先驱们所作的努力；看到近代女子教育的早期活动；特别是《自叙》记述的上海城墙拆除的历史过程，更可以给我们以启示，中国人要前进必须去

战胜二千多年封建统治所带来的历史的惰性。总之，《自叙》中涉及的掌故、轶事，为当代人了解上海，了解上海“华界”近代化进程，提供了可贵的资料。

另一件是在遂溪知县任内，支持民众的抗法斗争，以及在广州湾界务交涉活动的记录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生中的大事。《自叙》在记述此事时，二次记述了李鸿章对他的评论：“君是上海人，当与洋人习，何不度德不量力乃尔！”既而曰：“德非不度，但太不量力耳！”另一处所记：“君为上海人，胡异于西人而与之为难？”这里，李鸿章所说“上海人”“与洋人习”，因而会“量力”不与“洋人”“为难”当然是荒谬的。然而，作为“上海人”在得西学风气之先的上海，受西学影响，形成了与当时内地人不同的观念，会影响他处理各种问题的态度与方式，这种判断是有其合理性的。李平书学习过传统的儒家文化及传播西学的书刊，从而让现代人理解，五光十色的近代上海，对上海人，特别是对上海知识分子观念上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。

总之，《自叙》是了解近代上海、上海人的很有价值的资料，尤其好在雅俗共赏。它为以上海为主题和背景的文学、艺术创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素材；当然，作为消遣，也可以从《自叙》中读到不少掌故、轶事或了解不少“上海之最”。

把上海早期闻人李平书的《自叙》收入本丛书，主要是让读者看到李平书和上海的关系，除关于他在新加坡活动的文字，因可以反映早期中国人对东南亚的观感外，其他在广东、湖北等地活动的文字，便酌予删略。又因为我们并不是为李平书树碑立传，并且他也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文学家，所以一切诗文，凡是与上海无关的，也概从芟除，这应该是符合本丛书编纂宗旨的。

陈正书

自叙

自杜少陵诗有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之句，于是年届七十，人以古稀目之，亦有自称为古稀者，妄矣。古称七十为中寿，礼：“年八十曰有秩”，故以八十为八秩。今之未至八十而曰秩者，误也。昔白香山之九老图，文潞公之耆英会十三人，多年在七十以上。至杜祁公居南京，与王涣、毕世长、朱实、冯平为五老会，年皆八十余。故祁公诗曰：“五人四百有余岁，深称分曹与挂冠。”夫以一方之老，偶然之集，年在七十以上者，若是其多，则七十詎可云古稀耶？余今适值七十岁，差幸腰脚尚健，饮啖如常，厕之少年之列，不形老朽之态。余方不自以为老，而人欲以古稀寿我，不敢承者一。祝寿之举，古人不以年龄之整数行之。近世逢十则庆，庆必制屏，其人稍有可称者，形容辄过其量，其人一无可称者，亦必藻饰连篇。殊不知受者稍有天良，反生惭恧。余无功德，前此既蒙虚誉，何再增惭，不敢承者二。当六十岁时，两弟诿余腾出贞吉里赁屋，设寿堂，排筵席，劳费戚友。致明年变生意外，亡命东瀛。今若蹈此覆辙，将欲我跋涉西洋耶？不敢承者三。切戒儿孙，勿得称祝，于是有醴资为纪念品者。余曰：“诸君诚欲破钞，其助我印一书以作纪念可乎？”初拟自编年谱，继念生平无赫赫之事业，于“年谱”二字不称。爰取司马迁、马融自叙之名，变为编年之例，名曰且顽七十岁自叙。其中有二事关系重要，一为己亥送溪界务，一为辛亥上海光复。当时报纸所载传闻，容有失

实，不得不叙其始末，以明真相。其他琐琐，原不足道。惟是少承庭训，长事名师，作伪自欺，所不敢出。古人云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悔无成。”今余年七十，片长薄技，一无所成，亦自伤已。犹冀天假我年，得成一艺，以答诸君子惠爱之盛心，请以斯言为息壤焉。爰记其缘起如此。

李平书七十自叙

且顽姓李，原名安曾，字平书。三十岁改名钟珏，号瑟斋，六十岁别号且顽。高祖璇采公自苏州迁至上海西门内冬青园居住。曾祖春江公，析居宝山县属高桥镇。公以商船航海起家，性伉爽，好施与，亲友借贷有不能偿者，辄焚其券。清道光三十年，沿海水灾，公捐巨资助赈，当道给“义敦仁恤”额，年七十六卒。祖芴琳公习医，年未三十卒。父少琳府君，讳炳铎，号少琳。自幼坐必端，行必正，不好玩弄。及长，读书勤苦，爱手录先哲格言。以少居宝境，从宝邑名师游，故入宝庠。春江公晚年多病，非府君在侧不怡，府君恒衣不解带，不少离左右。其事先曾祖妣凌太孀人亦然，宗族戚鄰咸称为孝。性恬淡，不慕荣利，入邑庠后未尝一应省试。以体弱，泛览医籍。从青浦北簪山何端叔先生游，归而研究医理益精，戚友求诊辄效。咸丰辛酉冬，李秀成别部自苏而下，避难于崇明。囊无长物，一家十口以医术养之。乱平归里，则兵燹之余，家产荡然。不得已乃以医为生计，远近求诊者踵相接。府君不计贫富，不辞劳瘁，出诊恒至夜半归，虽盛暑严寒不避，如是者两年，而病不能支矣。府君恒以先祖芴琳公早故，未及奉养为憾。事先祖妣程太恭人务得欢心，丙寅三月病革，先祖妣临榻前，府君犹强颜为笑，逾时则泪潸潸下不止，卒年三十九。府君生平不讲性理之学，而视听言动无不合于程子四箴。乡里以方正称，士林尤奉为矜式。早岁喜文翰，书法颜平原，参以赵吴兴；工画梅，

宗金冬心，兼参童二树；题画喜仿板桥，好为古今体诗，稿多散失。事迹略载宝山县新旧志书。

清咸丰三年癸丑，十二月十六日生于宝山县之高桥镇。先妣胡太恭人，怀孕十有五月而产，腹痛一周时未下，落地后先妣昏晕一时半，几不能醒。以故每逢诞日，不敢宴乐。

五年乙卯，三岁。弟贵梁生，后改名钟梁，字兰台。

八年戊午，六岁。从孙喜侯师启蒙。弟泰源生，后改名钟泰，字子顺。

九年己未，七岁。曾祖考春江公弃养。

十年庚申，八岁。改从孙端友师受读。

十一年辛酉，九岁。是年十二月中旬，李秀成别部由柘林、南桥东下，沿途焚杀掳掠，风声远震，争相逃难。先考移眷属于离镇三里之新港地方。十六日，一支由川沙经陆行、高行至镇。先考在家闻警，急抱先代遗像只身避北乡，渡浦由吴淞而至上海。一支由钦公塘经路口沿海而下，直至新港一带。妇女逃至海滨，被迫入海者无算。先妣携二弟，抱三弟，随众逃避至河边，突遇持矛者截路，乃投河。其人以矛一擗而去。未几母子浮起，为人救至一茅屋，三弟已饮水满腹，得吐而活。余则随先祖妣程太恭人、外祖妣唐太孺人，与母弟分散后，东奔西走者越两昼夜。十九日暮，外祖妣已不知所往，余偕祖妣将投宿，遇长发者强拉而去，行数十武犹闻祖妣哭声不止也，至镇入一行馆，被掳者甚众，将余交一妇照料，未受痛苦。是冬大雪。

同治元年壬戌，十岁。正月十一日，官兵攻高桥行馆，头目偕众往御，战于去镇数里之上海界，互有死伤。兵退，头目负伤归。十四日有乡官孙某来，头目因伤而病，问医于乡官。时余适在侧，乡官云：“此儿之父良医也，可命招之。”头目问

余父何在，余云：“大约在上海。”又问：“汝家尚有何人？”余云：“有一祖母在乡间。”头目乃命乡官偕余往寻祖母，以母命作书招之，并以腌豚一肘，钱二贯赠之，乃偕离馆。一路但见旌旗密布，到处盘诘，至乡官家已薄暮。乡官故知余祖母所在，但欲翌晨往视，余哀之，度不能逸，乃偕往。至则二老人俱在，相见悲喜交集，竟夕相对歔歔，不能成寐。天甫明，闻剥啄声，以为乡官来也。启户，则先考在沪雇舟来接二老者，非乡官也，喜出意外。时外祖妣以年老，不愿行。再三敦劝，终不从。来人云：“日已出矣，迟恐不能行。”祖妣乃挈余至海滨登舟，潮水适至，舟行未远，见海塘上旗帜飞扬，盖乡官到余家，外祖妣亦已避匿，不见人迹，乃飞报逻卒来追，然已无及矣。午刻至下海浦，吾父母两弟俱在戚家赵恒泰商船中，望见余站立船头，大诧。既至乃谓天佑。二月渡海，住崇明之新开河镇。

二年癸亥，十一岁。是年九月回高镇，屋已毁。乃赁北市沈姓屋居，就读于程卓夫师家塾。

三年甲子，十二岁。迁居中市，就读岳家赵氏，从朱麓春师。四月，岳父少耕公去世。公讳文樾，字味潭，号少耕，杏香公之次子也。天性好善，慷慨有大志，家世业医，公所造于外科尤精，求诊者日盈户。辛酉冬，避乱上海，名益噪。壬戌夏，高镇兵火之后，疫疠大作。公不恋沪上道况之盛，决然归乡，全活病人无算，又与诸绅士筹画地方善后事，创兴诸善举，以积劳卒，年四十有二。杏香公为余祖姑丈，公与先考为中表兄弟。癸丑年，先妣与先岳母钱太恭人俱有娠，于是指腹为婚。余妻于七月七日生，余于十二月生，遂订婚媾焉。

四年乙丑，十三岁。从中市迁居滨东，朱师移砚于丁氏，仍从之读。

五年丙寅，十四岁。先考体素弱，自经丧乱，流离转徙，抱

受风霜，遂患咳嗽之症。归里后医道大行，咳嗽日剧，三月初旬病已不支，犹强起为人治疾，至二十七日辞世。时祖妣在堂，家无储蓄，赖亲友协助得以治丧。百日后，殡于赵氏家祠。余从世兄陆枢庭师，赴陆行镇陶氏就读，始学作文。两弟则从张心斋世伯，就读于存心堂义塾。

六年丁卯，十五岁。家中嗷嗷六口，无以度日。亲友有劝弃读习贾者，先妣不得已从之。经黄伯衍姻叔介绍，于上海生义码头长丰春花行，从表伯程子康师学习，年终营业不佳，行闭回家。

七年戊辰，十六岁。改习小货行业。小货行者，乃买卖豆饼、米、麦而不领部帖者也。学徒常下河监斛，较花行劳苦倍之。四五月间，两次下河，遇雨患病，归家医治。本生胞伯建山公悯之，力劝归读。时二弟年已十四，乃商于行主赴代，余则于八月往龚镇先伯家中，就读于秦氏家塾，从曹驛山师学文。

八年己巳，十七岁。改从南汇陆子嗜师就读于顾氏家塾。时学制艺未久，勉强成篇。同学数人，逢课师辄奖余文，有“一月函丈胜于一年”之语。四月，应上海县试，得终覆。五月，松江府试，三覆被摈，回塾益自刻励。七月，病瘡回家就医，绵延两月。九月初始到塾，十月应院试，获入县庠第十九名。是届学使者四明童薇研侍郎华，文题《色庄者乎子路问闻斯行诸》。

九年庚午，十八岁。就从伯枕山公家中授徒，学生六人。二月，从顾厚斋师改文，挈赴敬业、蕊珠两书院月课。七月，赴江宁省试，同行者顾师暨周杏云、顾子庚、潘紫楼、曾兰坪诸先生，及同案张子雍砚兄。乘民船于七夕启程，沿运河至镇江，守风二日，出丹徒口，沿江入新开河。二十二日抵栖霞山，周杏云先生考优期迫，余与子雍录科期亦近，恐燕子矶遇风延误，三人乘骡从旱道入观音门。时当盛暑，余适患寒热，途中困